



叶  
晚  
芳  
与  
侄  
儿  
女  
们  
合  
照

## 人家的儿女

~ 我挚爱的学生 ~

叶晚芳

我这一生有两种遗憾：即我热爱教书，但我不是全职之合格教师；我喜爱孩子，但我没有自己的孩子。

这样的遗憾，却侥幸地为“华文”及“兼职”取代而且弥补了。我不得不感激“华文”，并以选读“中文系”为荣。

冯焕好校长在《校园有爱》序中说：

“华文是我的母语是我的血脉。血液要不断地流，脉搏才能跳动，生命才能延续，我的生命不能没有华文，华文孕育我的生命。”

我也有同感。我要写下我与华文及学生的一段历程。

“人家的儿女”：是我挚爱的学生。他们是我的侄儿侄女，是我夜校的学生，神学院的学生，家教的学生及为工作需要而修读华文的专业学生，还有那弱智的学生。

我以华文筑成一道道桥梁，走过人生一段段的阶程；我以华文为丝带维系了我与学生之间，又深厚又长远之师生情谊。他们是我心田中一片盛开灿烂的花卉，带来光明与温暖，使我在颠簸的人生旅途中，增添力量，感觉甘甜，他们是我心中的天使。

我的下一代——我的侄儿女们，自小我向他们灌输华人思想与文化，讲故事是我的拿手好戏，常帮他们温习功课，做作业……如今，他们都大学毕业，且兼通华文。其中一位侄女是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，也担任教导华文之工作。耕耘而有效果，我心中无限喜慰。

1946年，中学时代，我早已开始华文补习生涯。主要为了减轻家中负担，我收了三位学生，有两位后来也是华文老师，其中一位还是本国之书法家、篆刻家……著书或展览会时，都不忘我这位童年时之老师，使我深感那“胜于蓝”之欢喜。

1956年辞去银行工作，考进南大，为了应付大学费用，我得一面在图书馆任工读生，一面每周三晚至工商学校，任夜学部之华文老师。我在此接触一批真正爱好学习华文的‘学生’，他（她）们来自各行各业，程度也参差不齐。有公务员、英校生、家庭主妇、工人、德士司机、店员……但都抱着一颗渴望学习之心而来。他们刻苦、勤奋、尊师重道，使我深受激励与鼓舞。由于我们同是华文

之爱好者，加上当时我有在图书馆工读之便，参考资料特别丰富。他们都吸收得快，并在功课、作业上，彼此都十分合作，且能沟通。这时我真正享受到“教”与“学”之乐趣。我们也建立了温馨的师生情谊。如今，我的这批学生，都各有所成，有外交官、中医、高级公务员、作家、会计师、教师、医生……即使不是专业人士，他们也都是循规蹈矩的好公民，成家立业，有优秀之下一代；女学生们相夫教子，都有美好之传统品德。因此过年过节，他们牵儿携女前来探访，我有困难时，也尽力协助，体贴关怀之真诚，不下于自己之儿女。这样的学生，怎不令人引以为傲，欣喜万分。

退休后，我在新加坡神学院教华文，那是我的“事奉”，我以“感恩”之心任教。这一批特殊之学生，是上帝挑选优秀、美好的神的儿女。他们年龄各异，有放下自己的事业或专业，也有放弃大学深造之机会的，专心一致，坚毅、纯朴……“为上帝献上最好的”是他们之心志。我钦佩、敬爱他们，故倾我所知，共同研究感受他们钢铁一般坚强之意志感动，得他们那善于体恤、了解、谦恭、仁爱之美德感染。面对这群纯真、正直、善良、坚毅、刻苦……的学生，他们无论是文章、诗词、文化……的一切启发，都易于引起共鸣而且了解。这一批批忠心之牧者，我与他们相处七年。我深信自己学得的、受教的，是比授者多，这样的学生，我真挚地敬爱他们。

目前，我正教导幼稚园至初级学院的各级学生。每天，他们是欢愉的小鸟，带着天真活泼，可爱的情态，来

到我家。美丽的、甜蜜的笑声，胡闹声、发问声迴旋在灰白的四壁。蹦蹦跳跳带来充沛之活力与生气。帮助他们驱走学习华文之痛苦，求取进步而进入中学、大学……是一种快乐。那爱不逊于自己的儿女。我与他们同进退分享他们之喜乐与悲伤。所以当他们的长大学成时，我常乐滋滋地出席他们之毕业典礼、婚宴或庆祝他们学业之成功，有一种额外而得之喜乐。所以，曾有专科医生带我与他的家人出国旅行，也曾有已成律师之学生，为我推轮椅至国外游览。过年与圣诞节时，国内外寄来的卡片、礼物、红包……各样的关爱，所以，学生们之成长，是我的一种安慰，一种喜乐，也是一种目前社会难得之温情。更是晚年难得之欢愉。

我的成人学生，他们都是为了工作之擢升或应用而学习华文。他们也带领我进入各项工作不同之领域，让我认识了各行业之异同，给我有所认识与进步，所建立之友谊是可贵的。

“深山静寂，独听远处传来的晚钟。”

“尘埋床下履，风动架头巾。”

“阶前遗下一朵襟花，绕着半根彩带。”是文学家、诗人描写的空虚感、寂寞感及曲终人散之叹息。人谁能免去这样的感受？

晚年，我能以“单身贵族”之身份，以华文去爱他人，是一种荣幸。由于“教华文，爱学生。”它驱散我心中的阴霾，带来一片阳光，一篇温暖。当我心情打结时或遇到艰难时，都变成缓缓溪水，平静而流畅，滑过、溜过、

越过……“人家的儿女”是我的祝福、我的盼望、我的阳光……我感谢上帝所赐的一切爱，我挚爱我的学生，我热爱中文系！“人家的儿女”与“我的儿女”又有什么差别？